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六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三月。庚戌。兩江總督耆英奏。竊臣前接兩廣總督祁𡎴來函。知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因病出缺。誠恐夷情觀望。當即飛諭噗酋。照常辦理。毋生疑慮。並據江蘇臬司黃恩彤侍衛咸齡稟稱夷情尚屬馴順。稅餉事宜。現仍向其會議。惟噗鼎喳欲赴江浙。與臣面定章程。再行頒發。該司等恐駭物聽。業已曲為曉諭。囑其守候回信等情。並附呈噗鼎喳照會前來。臣查閱照會情詞。極為恭順。揆其意指。不過急欲定案開市。並無他故。惟一切稅餉卷據。俱在廣東。臣尚未經

親自稽覈。經手查辦之黃恩彤等。又未北還。設該夷貿然
而來。臣不能憑空臆斷。與之定議。至江浙兩省。既准與之
通商。誠不能禁其不來。然必得於廣東議定稅餉後。通行
曉諭。以釋夷疑。方可相安無事。現在江浙夷情。甫經安定。
又值兩澤愆期。鎮之以靜。猶恐匪徒竊發。若該夷於未開
市之前。倏忽而至。民間不知底蘊。必將驚疑不定。不法匪
徒即乘間造作訛言。煽惑生事。勢所必至。臣業已飛諭該
酋。告以臣係原議之人。不能置身事外。令其在粵靜候
諭旨遵行。惟事已垂成。急宜乘其急欲開市之時。因勢利導。即行
定案。庶一切皆可從容布置。若稍稽遲。誠恐別生枝節。臣

應否即行馳赴粵省。抑已另奉
簡放大臣。未蒙
明諭。不敢擅離職守。致有歧誤。
諭內閣耆英作為欽差大臣。馳驛前往廣東。查辦事件。兩江總督。
著壁昌署理。壁昌未到任以前。著孫善寶暫行護理。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接到夷酋照會。欲赴江浙。與該督面定章
程。業經飛諭該酋。令其在粵靜候諭旨遵行等語。覽奏均悉。前
因伊里布出缺。通商事宜正在喫緊。當命祁墳督同黃恩彤咸
齡接辦。惟耆英係原議之人。為該夷所信服。較之祁墳接辦。更
為妥協。本日已明降諭旨。將耆英作為欽差大臣。馳驛前往廣

東。查辦事件矣。耆英接奉此旨。即著將兩江總督印信。交孫善
寶護理。該大臣即迅速馳赴廣東。接受欽差大臣關防。辦理通
商餉稅章程。一切務臻妥善。以順夷情。免致別生枝節。
乙卯。兩江總督耆英。江蘇巡撫孫善寶。署漕運總督李湘
棻。江南提督尤渤奏。竊臣等前因鵞鼻嘴圌山關形勢扼
要。奏明飭調高資營船十二隻。責成京口協副將管帶。在
鵞鼻嘴江面。操練巡防。其圌山關江面。無船可撥。將湖廣
省採買運來應行變價之木簰二十五架。暫行酌留。分紮
木筏。運赴該處。責成京口右營遊擊看管。並召募善於泅
水之人。教習兵丁在案。兹據委員即補同知龔潤森。候補

通判福祿堪等督飭工匠紮成木筏五十架。臣耆英督同署江甯藩司毓衡等。親詣查驗。每架長四丈八尺至四丈四尺不等。寬俱一丈五尺。厚至六七八尺不等。內有十二架。上搭竹棚。與尋常適用木簰上所搭水手住宿之棚相似。為藏放礮位。及兵丁棲止之所。與其餘三十八架。無事則令兵丁就簰操練。有警則聯絡橫截。隨機辦理。又小筏三架。長八丈八尺。寬六尺。為橫聯時相嵌之用。又划船二十隻。並篾纜錨鍊撓鉤等物。俱極堅固合用。飭委熟習施放大礮之掘港營把總仲步蟾於二月二十六日。由省起程。運赴圌山關。交京口右營遊擊錢朝舉。會同地方官。小

心收管其泗水壯勇據委署奇兵營遊擊苘永森設法招募共有一百數十人經署江甯藩司毓衡等詳加考驗揀得四十八名臣赴江干親試實在精熟者止有二十八名又頭目二名其餘槪行遣散所有挑留之頭目壯勇三十名優給口糧即令苘永森督同青山營額外李天林一併帶交錢朝舉點驗查收督令教習京口營兵泅水之法惟恐各營兵怯於下水致有失誤查江甯救生局有水袋一項繫之於身即不諳水性之人亦可入水不沈現飭仿造發給俾得有恃不恐放膽學習即飭仲步龍李天林常川駐劄圖山關一帶守護木筏督率教演放礮泅水錢朝舉

現在瓜洲彈壓招渡重運糧船臣又挑選得長於施放擡礮鳥槍之太湖營千總李德麟委署京口右營守備責成暫行統帶仍令龔潤森福祿堪及永森輪流前往查察以杜怠惰偷安滋生事端之弊俟重運漕船過竣再行責成錢朝舉統帶李德麟仲步鼇李天林如果訓練有方轉弱為强容臣等奏請

天恩破格獎擢儻約束不嚴教演乏術即行撤革在江干枷號示眾泅水頭目應視壯勇之水務有無長進泅水壯勇應視教習兵丁有無成效以定賞罰去留果能勤於練習留心營伍者頭目以外委額外拔補壯勇入伍食餉仍格外加

給薪水。以示鼓勵。一經滋事。重則按以軍法。輕亦枷號遊示。至鵞鼻嘴江面。除前次調撥高資營船十二隻外。有奉興縣等拏獲匪犯吳定預等案盜船二隻。業已發營配駕。誠恐尚形單薄。查安徽省亦有湖廣運來應行變價木植一萬餘根。臣書英業已飛咨安徽撫臣程楙采委員借運來江。一律改紮木筏。交與京口副將收管。仿照圌山關章程辦理。統俟船隻造齊。再將木簰分別變價還款。又鵞鼻嘴圌山關二處。大礮本屬無幾。復多損失。查蘇州報銷局尚有存貯礮位。臣已飭調自一千六百斤起至四百餘斤止銅鐵礮八十位。連礮彈及一切隨礮器具。運赴該二處。

各半分派。責成江陰丹徒二縣營及京口左右二營公同
籌定。妥為收貯。輪流赴江口。督兵演練。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縷陳圌山關等處籌辦情形一摺。據稱
圌山關江面。現辦木筏五十架。小筏三架。划船二十隻。責成遊
擊錢朝舉會同地方官收管。又挑留泅水頭目壯勇三十名。交
該遊擊驗收。督令教習京口營兵泅水之法。並飭把總李天林
等常川駐劄。守護教演。其鵞鼻嘴江面。一律配船造筏。仿照圌
山關章程辦理。仍多方招募泅水壯勇等語。耆英現赴廣東。著
孫善寶李湘棻尤渤妥為辦理。仍俟署督璧昌到任後。與之妥
商。務須訓練有方。毋任有名無實。儻約束不嚴。教演乏術。即著

從嚴示懲。至蘇州報銷局存貯礮位。現經調到八十位。分派二處。著即責成江陰。丹徒。二縣營及京口左右二營。公同籌定妥為收貯。各輪流運赴江口。督兵演練。其如何安設之處。著隨時酌量辦理。

又

諭耆英等奏國山關籌備情形一摺。覽奏均悉。前有旨令耆英馳赴廣東查辦事件。本日所陳籌備各事宜。已諭知孫善寶李湘棻尤渤妥為辦理矣。耆英著俟回任時。再行督飭所屬。認真妥辦。總期防禦得收實效。方為妥善。

丁卯。閩浙總督怡良奏。竊等奉

命渡臺。於到臺後。沿途訪察。並據參將武攀鳳。候補知縣史密。從北路民間訪問。回至嘉義面稟。與詢之各官者。無不異口同聲。僉謂兩次夷船之破。一因遭風擊碎。一因遭風擱沈。並無與之接仗計誘。如該道所奏者。查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有三桅夷船一隻。駛至雞籠洋面收泊。十六日由萬人堆。駛至大武崙山後。該夷船遭風沖礁擊破。除駕杉板揚帆逃去外。餘皆紛紛上岸。向民人求食。遂被鄉民捦獲。地方官聞之前往。照賞格給賞。將所獲各夷解府辦理。與原奏不符。復查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夜間。有夷船一隻。在大安土地公港。遭風擱淺自破。除當時淹

覽者。餘俱上岸逃竄。均被附近民人招匿家中。文武各官。
均於初二日趕到。亦如前給賞。令將所獲各夷文官。與原奏
又不相符。惟大安港夷船所獲之槍礮刀械號衣印文各
件。實係鎮海寗波之物。經該鎮道驗明。帶回存貯。竊以此
事在未經就撫以前。各視其力之所能至。使該鎮道志切
同讎。理直氣壯。即辦理過當。尚屬激於義憤。乃一意鋪張。
致為藉口指摘。咎有應得。亦復何辭。今因將所訪各情面
詰達洪阿。姚瑩。何以當時如此具奏。始猶堅執前情。詰以
訪聞之言。遂無異說。因即呈遞親供。求為奏明治罪。惟勾
結奸民內變一節。雖據該鎮道審明辦理。取有各供附卷。

而所獲夷人奸民。除正法外。顛林等又遵
旨釋回。確供無憑再取。即不得借此以掩蓋二奏之失。況鎮道大
員。不能實心求是。殊屬辜恩溺職。謹將所訪各情據實上
聞。或
飭部從重治罪。或解部審辦。已將達洪阿。姚瑩帶回內地。恭候
諭旨。
諭內閣前因達洪阿姚瑩奏報。二十一年八月間。暎夷船隻駛進
臺灣港口。經該鎮道等督率兵勇。擊沉船隻。上年正月間。復有
夷船欲駛進口。經該處弁兵。誘令擱淺。節次捦斬夷人多名。並
起獲內地軍械旗幟等件。疊經降旨將該鎮道及在事出力人

員加恩獎賞。嗣因該夷於就撫後。投文訴稱達洪阿等。妄殺遭風難夷。作為接仗俘獲。朦混奏報。經怡良耆英先後具奏。當命怡良渡臺查辦。茲據奏訪問官民。僉稱兩次夷船之破。一因遭風擊碎。一因遭風沈擱。並無與之接仗及計誘等事。詢之達洪阿。姚瑩。亦認係鋪張入奏。咎無可辭。呈遞親供。請奏明治罪等語。此事原在該夷未經就撫之先。即使彼時激於義憤。該鎮道等據實入奏。朕自有辦理之法。乃欺飾冒功。情殊可惡。一則稱為接仗。一則稱為計誘。直至怡良渡臺查明後。方始呈遞親供認罪。殊屬辜負朕恩。自取罪戾。達洪阿。姚瑩。均著革職解交刑部。派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審訊。定擬具奏。所有臺灣難夷大安

兩次保奏出力人員。除義勇人等外。其文武員弁。曾加奬勵之處。均著撤銷。朕撫馭中外。一視同仁。該鎮道等既有應得之罪。斷不肯因呈訴出自外夷。遂漠然置之不問。中外臣民。當共喻朕一秉大公之至意也。

四月丁丑。江南道監察御史陳慶鏞奏。臣惟行政之要。莫大於刑賞。刑賞之權。操之於君。而喻之於民。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逆夷滋事以來。自總督將軍以至州縣丞倅。禽駭獸奔。紛紛藉藉。惟知船礮之足驚。誰復與刑之是懼。去年秋後。逆船退出大江。烽煙稍靜。

皇上赫然震怒。失律之罪。法有莫逭。始

命沿海督撫。一切敗將逃官。詳查確覈。交部治罪。於是最辱
國之靖逆將軍奕山。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兩江總督牛鑑。浙江提督余步雲。後先就逮。部臣按律問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余步雲情節較重。即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旨正法。凡有血氣之倫。莫不拊手稱快。謂
國法雖前未伸於琦善。今猶伸於余步雲。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而今而後。前車之覆。足為殷鑒。誰復肯蹈必然之誅。而不求生於一戰哉。乃二十六日。即奉
上諭起用琦善為葉爾羌幫辦大臣。邸報閧傳。人情震駭。既而徐徐解曰。古聖王之待罪人也。有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之法。

皇上之於琦善。將毋類是。而今且以三品頂戴。用為熱河都統矣。旋且用奕經為葉爾羌幫辦大臣。文蔚為古城領隊大臣矣。夫逆夷之敢於猖獗。沿海兵丁之敢於逃竄。馴至今日。海水羣飛。鯨鯢跋浪。為所欲為。莫敢誰何者。實由琦善於逆夷入寇之始。首先示弱。以惰我軍心。助彼毒燄。今海內糜爛。至於此極。即罷斥琦善。終身不齒。猶恐不足饜民心而作士氣。何況肇帶再加。脫俘因而薰沐之乎。至於奕經之罪。雖較之琦善少減。文蔚之罪。較之奕經又當少減。然

皇上命將出師。若何慎重。奕經乃夜郎自大。深居簡出。領兵半載。曾未身歷行間。騁其虛憍之氣。志盈意滿。期於一鼓而復

三城。卒之機事不密。貽笑敵人。覆軍殺將。一敗不支。此不待別科其騷擾供億招權納賄之罪。罪已不勝誅矣。臣亦

知奕經為我

高宗純皇帝之後裔。

皇上親親收族。推念同氣。必不忍遽加顯戮。然竊意即幸邀

寬典。亦當圈禁終身。消除冊檔。以無詒

天潢宗室之羞。豈圖收禁未及三月。輒復棄瑕錄用。且此數人者。

皇上特未知其見惡於民之深耳。儻俯採輿論。誰不切齒於琦善而以為罪魁。誰不疾首於奕經奕山牛鑑文蔚。而以為投畀之不容緩。直道未泯。公論可畏。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側

閭琦善意侈體汰跋扈如常。葉爾羌之行。本屬怏怏。今果

未及出關。即蒙

召還。熱河密邇

神畿。有識無識。無不撫膺太息。以為

皇上簡用琦善之意。尚不止此。萬一有事。則熒惑

聖聰者。必仍像斯人。履霜堅冰。深足懼也。所望

皇上立奮天威。收還

成命。體大學絜矩之旨。鑒盈廷毀譽之真。

國法稍伸。民心可慰。

諭內閣。本日據御史陳慶鏞奏琦善等三人起用。為刑賞失措。無

以服民等語。前因琦善奕經文蔚先後辦理夷務。未能奏效。當將琦善等革職治罪。因思從前辦理不善。總由朕無知人之明。以致琦善奕經文蔚諸人。喪師失律。迄無成功。朕惟有返躬自責。愧悔交深。何肯諉罪臣工。以自寬解。琦善等韜畧未嫻。限於才力。現在年力正强。是以棄瑕錄用。予以自新。今據該御史剴切指陳。請收成命。覽其所奏。抗直敢言。朕非飾非文過之君。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初無成見。豈肯因業有成命。不便收還。自存回護。琦善奕經文蔚均著革職。即令閉門思過。以昭賞罰之平。至黜陟之權。操之自上。本非臣下所能干。儻該御史所奏。於情法未能持平。朕亦不能曲從。以邀譽。中外臣民。應曉然於朕撫

船引咎虛懷納諫之至意也

庚寅護理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孫善寶奏竊照本年二月初三日吳淞口外到有夷船三隻欲赴上海貿易似係咪唎堅之船經該營縣諭以稅則未定馬頭未立不便先行交易該夷因修理船上器具停泊口外即經臣與督臣耆英飛飭蘇松太道委員會同地方官剴切曉諭令其逕赴廣東聽候

欽差大臣議定稅則再行奏明請

旨嗣於十五日續來夷船一隻亦似咪唎堅之船因延未開行復經督臣飭委督糧同知沈炳垣馳往會同營縣明白開導

先後駛去二隻。仍泊二隻。旋於二十七日。到有㗒咭唎夷船二隻。經該營縣詢係由定海開來。採聽廣東信息。即於三十日。與前泊之夷船二隻。一併駛往外洋。至三月十二日。復有夷船一隻。乘風順潮。由吳淞口駛至上海城外。該營縣上船查詢。係花旗國。即咪唎㗰之船。由呂宋載貨至此貿易。該營縣諭以會議稅則。尚未奉有明文。該夷允回廣東候信。於十六日駛去。茲復據護蘇松太道顏以燠稟稱。三月二十一日。㗒咭唎火輪船一隻。駛至黃浦江。該道正擬會營督縣上船查詢。次日即有夷目帶同通事。來至公寓。據稱該國大員。聞有別處之船。在於上海逗留。恐滋

事端。現來押令折回舟山等語。並遞呈該國駐紮定海之
副將胡姓照會蘇松太道來文。當即公同折閱。與所言大
畧相同。並無別故。鈔錄照會。具稟到臣。正在查辦間。據寶
山營縣稟報。該船即於二十三日。開行出洋等情。臣查夷
船往來。雖係意在通商。第恐沿海居民。見而疑懼。壘經飭
屬妥為彈壓巡防。毋稍驚擾。前駐定夷酋。恐有夷船在上
海滋事。差令夷目押回。具見克敦和好。查閱照會内文義。
雖不甚明晰。而情詞極為馴順。所稱並無別故。尚屬可信。
該夷船駛至之日。適前項所到各船。均已開行。是以即行
返棹。臣仍飭令該道縣等。如有續至之船。一體妥為曉示。

令其迅速開行。總俟廣東議定稅則。奏明請
旨遵辦。
硃批。知道了。
丙申。兩廣總督祁𡎴奏。粵東原留防守各礮臺壯勇。前於
正月底。除裁撤外。尚留三千零九十四名。茲查夷務已定。
內河盜匪。邇來亦稍為斂迹。臣等體察情形。擬將前項壯
勇。截至三月底止。再裁去二千五百九十四名。遣令歸農
安業。止留實在精銳安靜者五百名。即可陸續收入行伍。
撥歸水師營分。作為防守新添省河礮臺兵丁。惟查省河
新築三合土礮臺十處。多係水師所轄地方。臣祁𡎴前因

虎門礮臺。守兵不數。曾經會同水陸提臣奏明在陸路裁兵八百名。添入水師虎門各礮臺配防。並聲明虎門各礮臺一律修復後。既須增添礮位。仍須再議添兵等因。又紳士潘仕成陸續修造戰船。及洋商所購夷船。亦均須添兵駕駛。出洋巡緝。覈計水師兵額。仍不敷用。今若將水師兵丁所出之缺。以裁賸壯勇撥補。歸於省河防守礮臺。將來辦理。轉費周折。除以後虎門礮臺。另行隨時籌計辦理外。所有現留入伍之壯勇五百名。臣等與水師提臣商酌。擬仍在通省陸路各標鎮協營。抽裁撥補。計廣東省陸路兵丁。共四萬餘名。每四百名抽兵五名。在陸路亦不致即形

單弱。

諭內閣。祁墳等奏酌量撤留壯勇等語。廣東原留防守礮臺壯勇。著准其再裁去二千五百九十四名。遣令歸農。挑留精壯者五百名。陸續收入行伍。餘著照所議辦理。

五月。乙巳。署兩江總督壁昌。江蘇巡撫孫善寶奏。竊照本年二三月間。夷船駛至吳淞上海等處。欲行貿易。並咦夷火輪船。投遞蘇松太道文書。旋即先後開行。截至三月二十三日。全數出洋緣由。業經恭摺具奏在案。惟二月初三日所到之船。遲至二月三十日。始行開去。稽留日久。恐有無知愚民。私相交接。以及別項情弊。當即密行訪查。適蘇

州府督糧同知沈炳垣因公自上海回蘇。經臣潾善實向其查詢。據將護理蘇松太道類以煥所出告示。錄稿呈閱。覈其措詞。前後含混。易致民人有可藉口。正在查辦間。臣等接准

欽差大臣耆英在浙江途次咨開。前因夷船逗留不去。密札沈炳垣查覆。茲據錄送蘇松太道告示。相應咨請覈辦等因。前來。臣等覈與前呈示稿相同。並於四月初九日。據寶山營縣具稟。吳淞口外。陸續到有咪唎㗋及暎咭唎大小船五隻。內咪唎㗋船二隻。暎咭唎船三隻。其中並有二隻於二月間來過。咪唎㗋船聲稱載有貨物前來。聽候通商。暎咭

喇船。稱係前來探聽開市信息等情。臣等伏查現來夷船。

雖有咪喇嚤與咉咭喇之分。而咉夷前有照會蘇松太道

之文。稱為押送各國船隻。何以該國二月開去之船。現又

另帶一船。同咪喇嚤船隻先後駛至。情形殊屬矛盾。臣等

現已咨會

欽差大臣耆英。照會噗嘛喳查明具覆。並飭熟悉夷情之同知沈

炳垣。馳赴上海。會同營縣。明白開導。總候

欽差大臣到粵與噗嘛喳議定稅則後。方可照章交易。現在守候

無益。諭令迅速起碇赴粵。一面確查嚴禁。毋許內地奸民。

潛相勾串。別滋事端。惟是上海通商。事屬創始。儻查辦稍

有未協。易啟民夷藉口之端。現在稅則尚未頒行。該護道
因二月間所到夷船。欲在口岸購買銀物。曾經出示曉諭。
示內既以俟頒到稅則。再行交易為詞。復有乘此貨物通
行。趕緊轉運之語。實屬含糊不明。即難免無知愚民。藉口
相與交易。此後民夷交涉事件較多未便稍疏籌畫該護
道所出之示。措詞既有未協。察看人地即不甚相宜。奏明
請
旨將護理蘇松太道顏以燠撤任。
硃批。撤任不足了事。必當嚴行查訊。如有別項情弊。即據實嚴參。
懲一儆百。懍之。慎勿姑息。

諭軍機大臣等。璧昌等奏請將含糊出示之護蘇松道撤任一摺。據奏咦咭唎船二隻。先於二月開去。現又另帶一船。同咪唎堅船一隻。先後駛至。著即咨會耆英知照噗嘣嘖查明具覆。其現在逗留船隻。即諭令迅速起碇赴粵。仍一面確查嚴禁內地奸民潛相勾串。別滋事端。所辦甚是。至通商章程。自應聽候廣東議定稅則。各處遵照辦理。何以該護道類以燠出示曉諭。既以俟頒到稅則。再行交易為詞。復有乘此貨物通行。趕緊轉運冀獲利益之語。似此含糊不明。實屬自相矛盾。恐為該夷所竊笑。且易啟奸商愚民藉口交易之漸。類以燠著即撤任。仍由璧昌孫善寶嚴行查覈。其措詞含糊之處。是何意見。儻有別項情弊。

立即據實嚴參。以期懲一儆百。毋稍姑息。新授道員宮慕久已催令迅速赴任。其未到任以前。著璧昌等遴選妥員署理。仍俟宮慕久到任時。留心察看。能否熟諳吏務。再行辦理。

己酉。署兩江總督璧昌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本年三月十二日。奉

上諭耆英奏縷陳圖山關等處籌備情形一摺。耆英現往廣東。著孫善寶李湘棻尤渤妥為辦理。仍俟署督璧昌到任後。與之妥商等因。欽此。臣等在蘇時。與撫臣孫善寶提臣尤渤將善後大局。面相商搉。此時亟應防江。以固腹心。大江為五省通流。運河為南北鎖鑰。必先修內而後可以攘外。況現在籌議通

商。若遷於外海多設防閑。恐夷性猶豫。轉滋疑慮。且吳地
官兵。性本柔弱。久已廢弛。驟難責令駕船入海。係屬實在
情形。茲因於抵蘇接印後。由蘇起程。先至常州府屬之江
陰縣。調到督臣耆英委辦善後之即補同知直隸州龔潤
森候補通判福祿堪及經署漕臣李湘棻奏調來江之候
選知縣馬永熾。均於舟次接見。即帶同該員等暨該處營
縣。同至江干。周歷查勘。鵞鼻嘴在江陰縣之北。突出南岸。
濱臨大江。北岸靖江縣地方。有劉聞沙一道。順長七八十
里。與南岸相對。江面不過十里。江山險窄。實為入江第一
門戶。茲細加履勘。應於鵞鼻嘴山下近江。修築之字形

式礮城一道。多排礮門。暗藏大礮。可以順江東西迎打。又於其東山凹登岸之處。修築月弓形式礮城一道。亦可東西平打。以杜賊匪抄襲。仍於峯頂築瞭墩三處。高插旗幟。以為疑兵。其北岸之劉聞沙上。應築扇面式礮城兩座。均於城內建蓋兵房。以資駐守。勘明指定後。仍由江陰取道至鎮江府屬之丹徒縣。帶同委員等豐該處營縣同至圌山關。查得該處舊有礮臺。建在山上。僅壯觀瞻。難資防禦。兵丁無藏身之所。夷人易於指打。反為標識。我兵丁身處險地。一間有警。心已不固。安望其點礮有準。應於大礮頭二礮頭山下。斜砌石泊岸一道。上築礮城兩道。亦多安礮

門。其對岸之東生洲。橫亘江中。水分兩股。應於兩岸築圓礮城兩座。以護南北江面。並於北岸之三江口。添築礮城一座。則兩股江面。均有護守。仍於高峻之處。築瞭墩三座。以便望遠。又勘得焦山孤懸中流。周圍江面又寬。難以設防。南岸象山迤西。運有北固山。在運河之東。乃鎮江府城後路。上年夷匪即由此登岸攻城。不可不防。對面即順江洲。水面逼窄。僅五六里。極為險要。應於北固山下。修築長隄一道。上建礮城。多排礮門。城後建蓋兵房。並於對岸之順江洲。亦築礮城一座。護住南北運河之口。則聲勢聯絡。足為京口保障。以上應建礮城共十一處。若於勘定後。即

札委各該管府縣及各營官弁。會同馬永燧如式辦理。並
函致撫臣孫善寶飭派妥員。分往各該處估計。次第興修。
總期撙節覈實。茲將江山形勢。並奴才指定設防處所。繪具
礮城圖說。恭呈
御覽。至各處應需礮位。奴才前在蘇州。與孫善寶尤渤將新鑄礮位
面看試打。尚堪應用。並與漕臣李湘棻來往函商。據稱大
江門戶。必須安設大礮。蘇州報銷局貯礮不敷分撥。現既
勘定礮臺基址。即應添鑄大礮。或由省局開鑄。或於江口
應設礮臺之處。就地分鑄。奴才等熟商定議。即行趕辦。其戰
船一項。前奉

上諭。各就所轄洋面。察看何船適用。足以禦敵。或於海道不甚相
宜。於江防亦堪制勝。悉心詳議具奏等因。欽此。業經書英奏明
委員在上海製造同安梭船。欽奉
上諭。嗣後江浙製造船隻。即責成李廷鈺一手經理等因。欽此。嗣
因上海木植價昂。改赴閩省造辦。尚需時日。擬先製造關
頭舢板船隻。以資巡防。亦經書英奏奉
上諭。著即趕緊加工多為製造等因。欽此。茲准浙江提臣李廷鈺
來咨。以甯波木價較賤。可於該處分造三四十隻。分作三
次運送來江。則成造迅速。而經費可期節省等語。當即咨
覆李廷鈺趕緊照辦。李昨於巡江之便。飭由崇明將舊有

閘頭舢板船。調一隻至江干。親加試驗。其使風折戧。尚屬靈便。惟板薄釘稀。難禁風波。且上無遮護兵礮之具。著現將此船帶至省城。擬就此式再為酌量變通。督飭委員龔潤森等先行試造一隻。如果駕駛得力。再為多造。至耆英在圖山關現備之木筏。及泅水壯勇。著亦經親驗。木筏雖為平穩。運掉不靈。而於其上令兵演練槍礮。可期漸習。將來登舟自更熟巧。其泅水壯勇。皆能出沒水中。惟未能耐久。其中亦有驍健矯捷者。著大加賞賚。以後或均奮勇。仍責令該遊擊備弁等常川駐守。認真教演。

諭軍機大臣等。據璧昌奏勘明鵞鼻嘴圖山關及北固山。一帶江

面形勢。指定設防處所。繪圖呈覽一摺。朕詳加披閱。所擬尚屬周備。惟江面通闊處處可通舟楫。礮城孤峙沙洲。能否足資防禦。其鷲鼻嘴等處傍山礮城。是否扼全江之險要。可期聲勢聯絡。保障沿江城邑。著譚鍾麟會同孫善寶、尤渤、李湘棻再行詳察形勢。妥議具奏。總須層層接應。互為聲援。儻祇知迎面攻擊。而賊眾或繞至礮臺以後。兩面攻我。或棄舟登陸。以分我勢。又將何以應之。務當處處慮及。有備無患。方不至臨事倉皇。其應需礮位。仍著酌量設局開鑄。並照舢板船式。量為變通。先行試造。如果駕駛得力。再行多為製辦。餘著照所議辦理。

著把閩浙總督劉鴻翱奏。摺臣永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

初十日。奉

上諭有人奏廈門鼓浪嶼寄泊夷船。干豫民事等語。如果屬實。則夷目干豫民事。藉端勾結。不可不防其漸。著劉鴻翱嚴密訪查。務得確情。據實具奏。並著怡良於自臺內渡後。嚴飭該鎮道等於雞籠山。打狗山。及鹿耳門扼要之處。加意防範。嚴緝海盜奸民。慎勿稍存大意等因。欽此。伏查臣自上年十二月。奉

命署理閩浙總督。隨即馳抵泉州接篆。距廈門止二百一十里。鼓浪嶼寄泊夷船。如何動作。得信較速。且水師提臣竇振彪與興泉永道恒昌。均駐在彼。隨時探報。數月以來。並未聞有干豫民事之信。茲欽奉

諭旨。當即密委署泉州府知府沈汝瀚調補嘉義縣知縣胡國榮
馳赴同安廈門。龍溪南澳等處確查。茲據該委員等先後
回泉稟稱訪查上年七月間。有商民黎運竹排。至龍溪縣
轄之壺嶼港口。被水衝散。適唊夷駕駛杉板至彼。見而撈
取。該社黃姓。亦駕船拾撈。夷人不依。施放槍礮。致燒燬黃
姓草寮一所。住屋二所。黃吳兩姓公共神廟一所。又延燒
毘連之吳姓住屋九所。旋即乘潮退出。並未傷人。嗣吳姓
以事由黃姓爭撈起釁。殃及伊等房屋。心懷不甘。控經龍
溪縣斷令黃姓出銀四百圓。給吳姓賠修。詳府批結。則所
稱黃姓出銀獲免之說。係傳聞之訛。又先於上年六月十

二日。有過往商船。在洋遇盜喊救。暎夷杉板數隻。追趕盜船。至海澄縣轄麥坑地方。盜匪棄船登岸跑逃。又上年七月十二日。因尾追盜匪放槍。將漳浦縣轄徑口等社小船民房燒燬。以上兩案。亦均未傷人。當日載米商船。已早向他處貿易。曾否與夷人均分銀米。當時未有傳聞。無從查詢。蓋事在暎夷未受撫以前。廈門之夷。方思尋釁生事。惟其意所欲為。不容繩以法律。自噗鼎喳到廈後。經督臣怡良。將前項情由告知。始囑留廈之酋嚴束夷眾。漸就安靜。間向居民買取食物。亦係照時價。並無驚擾。即如本年正二月間。夷人或十餘人。或二三十人。先後駕駛杉板。至海

澄龍溪等縣遊玩。經該縣等諭以該處並不通商。不能任其進城。該夷即便回船。又訪查同安西北各鄉。向有械鬬。離海甚遠。為夷杉板所不能到。其離海較近廈門村莊一百數十餘處。向無械鬬。安有夷人助鬬。至夷人在廈。勾引奸民。要用平底船一節。訪之紳民。毫無聞見。據興泉永道廈防同知等僉稱。如果夷人就廈製造。數至一百四十隻之多。亦斷難掩人耳目。查臺灣各海口。商賈帆檣雲集。祇要舵工熟識暗礁淺沙。亦不藉平底船方能駛進。且夷船各帶有杉板二三隻。與平底船何異。據查並無其事。尚屬可信。惟夷性詭譎。雖已受撫。而防閑總不容稍疏。臣怡良

於內渡後。即欽遵

諭旨。密飭臺灣鎮道。於雞籠山等處扼要各口岸。加意防範。並嚴緝海盜奸民。不得稍涉鬆懈。其閩廣交界之南澳地方。本屬瘠土。商旅向不到此。兩年來凡夷船經過。南澳總兵。一一報廣東。一報福建。據查夷人去年曾因避風。上岸眺望。經漁人喊阻即回。自此之後。該處並未見有夷人上岸。焉有蓋館築樓。設教場操演。隨處肆掠婦女。擅辦民事之理。查南澳分隸閩粵。設有建造滋擾之事。廣東早已人言藉藉。該委員等亦斷不敢代為掩飾。自蹈欺誣之咎。此臣密查之實在情形也。總之唉夷甫經就撫。規模初定。必當慎之

於始。方克善終。將來粵東餉稅議定。開關通商。華夷雜處。一切撫馭防維。益宜籌畫盡善。以期相安。臣等惟有督率沿海文武員弁。隨時認真稽查。斟酌妥辦。以仰副

聖主軫念嚴疆。撫綏外夷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劉鴻翺奏遵旨密查廈門夷船情形一摺。覽奏已悉。現在該夷甫經受撫。防範不可稍疏。著怡良等密飭沿海文武員弁。於扼要各口岸。加意巡防。其閩廣交界之南澳地方。尤當實力稽查。將來粵東餉稅章程議定後。福建廈門等處即須開關通市。華夷雜處。一切撫馭防維。益宜籌畫盡善。該督等務當嚴飭所屬。隨時認真稽查。以杜奸民勾串之弊。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耆英奏。竊奴才於三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欽奉

諭旨。作為欽差大臣。迅速馳赴廣東。接受欽差大臣關防。辦理通

商稅餉章程等因。欽此。當即欽遵。於三月十八日。由江甯省城

帶印起程。茲於四月二十六日。行抵江西南康縣地方。准

兩廣督臣祁𡎴委員候補同知銅麟等恭齎

欽差大臣關防。迎交前來。奴才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奴才即向該委員銅麟等。詳詢一切。據稱夷酋自聞奴才奉

使粵東之

命。仍照常清釐稅則。安心靜候。極為馴順。地方民情。亦極靖謐等
語。俟到省後。竭盡駑駘。會同督撫海關諸臣。督飭黃恩彤
咸齡詳校例案。體察情形。酌中定議。務求於
國計民生夷情。三者皆有裨益。以仰副
聖主惠愛懷柔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中途接受關防。計日可抵廣東。並詳詢廣
東委員。知夷酋安心靜候。極為馴順。民情靖謐等語。覽奏已悉。
到省後。自當會同督撫海關。督同黃恩彤咸齡妥議餉稅章程。
務當體察情形。酌中定議。期於國計民生夷情。三者皆有裨益。
至廣東大小文武官員。賢否不一。其於辦理夷務。或未能得力。

或措置失宜。耆英為欽差大臣。既有見聞。亦應隨時具奏。方為克盡厥職。不得謂之越俎也。

己未。

盛京將軍禧恩奏。竊才於本年四月初二日起程。馳抵各海口。逐一履勘。金州實當海道之衝。自山東至天津。必由該處洋面經過。如和尚島大孤山青泥窪小平島羊頭窪雙島皆老水貼岸。艞子窩為各省商船停泊之所。即龍王廟雖灘長水淺。距城僅止二里。與距城十二里之紅土崖。皆一帆可達外洋。俱為最要之區。若旅順口。則近岸水勢不深。口門狹隘。是以在該處停泊戰船。藉有口岸收束。可資

保衛。然出口數里以外。即屬大洋。與山東登州府。一水相望。尤爲緊要。該處原設水師營。現有兵六百名。以之守營護船。駐防口岸。配搭巡船。尚屬敷用。應俟福建新造船隻到時。臨期察看情形。如果必須酌增甲兵。再行奏明遵辦。並查驗水師營協領德特賀上年捐辦鹿角鐵蒺藜裁釘木樁。均尚妥協。其附近水師營之小平島羊頭窪。僅止漁户數家。並無店棧居民。其扼要處所。則在南關嶺。已飭金州城守尉。派兵前往巡防。可期不致疏漏。金州現已移駐副都統。僅有原額及抽撥兵八百六十二名。不足以資鎮守。擬於熊岳額兵九百五十名內。酌撥兵一百三十八名。

以此次奏准奉到部覆之日為始。遇有熊岳甲兵缺出。即在原駐金州滿洲漢軍佐領下。均勻挑補。其應支餉銀。及隨缺租銀。均照前次抽撥章程辦理。金州共有兵一千名。足數該副都統差操調撥。至熊岳城事務較簡。其所轄兎兒島。海口外深不過二三丈。下有礁石沙線。不利舟行。無關緊要。惟蓋州之望海寨西套各海口。船隻必從此經過。其連雲島海口。則為船隻停泊之所。商賈雲集。人煙稠密。現已移駐城守尉。而額兵僅止三百八十名。殊覺單薄。熊岳距蓋州城僅止六十里。擬請在於熊岳官兵內。擇其附近蓋州者。酌撥防禦三員。驍騎校二員。甲兵一百二十名。

飭赴蓋州差操。聽候調遣。似此一轉移間。則蓋州有兵五百名。足數差調之用。熊岳尚有兵六百九十二名。足資防守。熊岳原有副都統衙門印務筆帖式二員。擬令該副都統酌撥一員。帶赴金州。辦理文案。仍留一員。作為熊岳防守尉衙門辦事筆帖式。金州原有城守尉衙門筆帖式。即令其隨同金州協領辦事。蓋州原有防守尉衙門筆帖式。令其隨同蓋州城守尉當差。毋庸另行更調。至復州所屬之娘娘宮。常興島。八岔溝各海口。水深六七丈。近接大洋。亦屬緊要。惟距城較遠。居民寥落。設遇有警。尚不致有意外之虞。其餘各海口。雖不甚緊要。然亦不可稍存大意。已

嚴飭該旗民地方各官。認真講求團練。俾無事則自顧身家。有事則堅壁海口。俾知大義。眾志成城。兵民相維。則後路可期得力。毋得以海口現在無事。稍生懈怠。務親詣各海口。校閱兵勇。槍箭技藝。尚屬整齊。惟復州應添鳥槍一百桿。蓋州應添鳥槍五十桿。其餘器械有不精者。即飭令更換。兵丁有年力就衰。技藝平常者。立予革退。另行挑補。以期一兵得一兵之用。

諭內閣據禧恩奏查勘各海口善後事宜。校閱兵勇槍箭技藝。並演放新舊礮位一摺。金州現已移駐副都統。所有原設及抽撥兵額八百六十二名。不敷防守。著准其於熊岳額兵九百五十

名內。酌撥兵一百三十八名。遇有熊岳甲兵缺出。即在原駐金州滿洲漢軍佐領下。均勻挑補。其應支餉銀。及隨缺租銀。均照前次抽撥章程辦理。至蓋州之望海寨。西套。各海口。及雲連島海口。或為海船必經之路。或為船隻停泊之所。現已移駐城守尉。而額兵僅止三百八十名。尚覺單薄。准其在於熊岳官兵內。擇其附近蓋州者。酌撥防禦三員。驍騎校二員。甲兵一百二十名。飭赴蓋州差操。聽候調遣。至熊岳副都統衙門。原設印務筆帖式二員。准其由該副都統酌帶一員。赴金州辦理文案。仍留一員。作為熊岳防守尉衙門辦事筆帖式。其金州城守尉衙門筆帖式。即令隨同金州協領辦事。蓋州防守尉衙門筆帖式。令

其隨同蓋州城守尉當差。毋庸另行更調。其距城較遠之各海口。仍著該將軍嚴飭該旗民地方各官。認真講求團練。不得稍生懈忽。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癸亥。署兩江總督壁昌奏。現據護上海道。並寶山縣營稟報。吳淞口外。陸續又到有夷船五隻。聲稱載有貨物。聽候通商等語。當即札飭蘇州府同知沈炳垣。馳赴上海。會同營縣。妥為辦理。茲據稟稱。十八日。夷船到上海。先遣夷目二人來見。云有該夷酋黃香詩。其職比中國守備。明日親來投文等語。次日。該夷酋來面遞照會。拆閱仍係定海夷酋胡姓來文。內有前派吳上兩口之兵船。以阻唉船進揚

子江者。不得不撤回。嗣後又不能阻之前往其江也等語。文義不甚明晰。覈與前次照會不符。詰以何故。該夷酋諉為不知。詢其何日開行。據答一有回文。即行開去。該護道仍照前次覆文。諭令速回定海。俟粵中議定章程。再來貿易。備文照覆。差弁送交。該夷酋黃姓。即於二十二日開行。並由該護道照鈔該夷照會及回文。呈送前來。旋據署松江府及寶山縣營稟報。黃姓夷船。已於二十六日。向東南外洋駛去。此外外夷船。現在陸續開行各等情。伏查本年兩次由定海來吳淞口之夷船。停泊多日。並未有進揚子江之說。向來內地民人。與該夷交易。均係閩廣人經手。鎮江

揚州一帶。並無閩廣人居住。何以該夷來文。忽有此語。或因前次照會。既說禁阻彼船。不令進口。此次又說不能阻止。自相矛盾。遂以揚子江為詞。謂能禁吳淞口之船。而不能禁揚子江之船。以巧飾其非。亦未可定。現已飛咨

欽差大臣耆英向噗咈喳確切查詢移覆。惟該夷既有此語。不可不嚴加防範。現在鵞鼻嘴圌山關等處。雖經臣勘定界址。擬築礮城。惟估計興建。尚需時日。現值潮汛漸旺之際。臣甚不放心。當經密飭沿江沿海文武員弁。小心防守。設有夷船駛至。不動聲色。明白開導。令其速回。靜候議定稅則。前往上海交易。無庸在此守候。並嚴禁內地奸民。潛相勾

串。亦毋得致涉張皇。別滋事端。

硃批知道了。

六月。丙子。山東巡撫梁寶常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本日已明降諭旨。將梁寶常調補山東巡撫。並著馳驛即赴

新任矣。山東善後事宜。甚關緊要。前據托渾布奏到章程八條。

著梁寶常抵任後。按照原奏體察情形。再行逐條妥議。事關久

遠。不厭精詳。該撫曾任山東州縣。地方情形。諒所素悉。務須悉

心妥議。期於有備無患。毋負委任。托渾布原摺。著鈔給閱看。欽

此。嗣臣於四月初二日到任。即於四月二十一日。由省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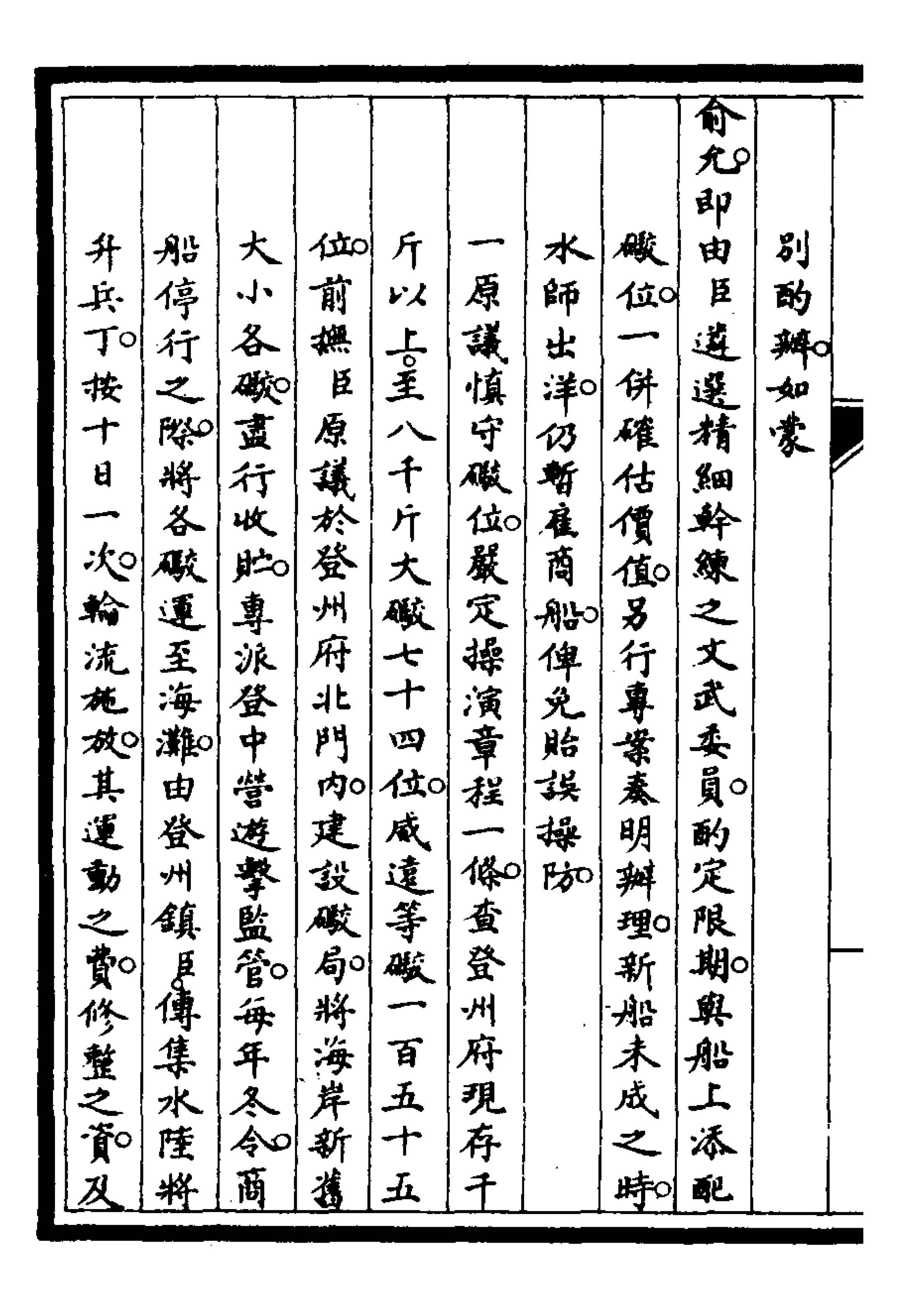
程來登。茲臣馳抵登州。連日親赴各海口要隘處所。周歷
履勘。詳查島嶼。分測水勢。探礁石之險易。考海船之經由。
校閱水師。試驗船隻。將前撫臣托渾布原議八條。逐一參
覈。有原議已周。應即照辦者。有就原議量為變通者。有臣
思慮所及。別抒管見者。謹分別臚款。為我
皇上詳晰陳之。
一原議增設水師官兵一條。查登州府東北隍城島以外
一百八十里洋面。與奉天各半分轄。為南船赴天津要路。
其地屬水師北汛所轄。該汛分管洋面一千八百里。現惟
守備一員。把總二員。外委二員。額外外委一員。戰守兵丁

一百八十七名。實屬不敷巡防。前撫臣議請於登州添設遊擊一員。以北汛守備改作遊擊中軍守備。此外再添設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外委四員。額外外委五員。戰兵三百二十名。守兵八十名。玆臣體察洋面情形。參以現額水師。必應酌量添設。以重巡防。應請均如前撫臣原奏辦理。惟原議守備駐紮長山島。該備衙署。應否移置該島。未經議及。查長山島雖距府城僅止三十里。究係隔一洋面。中軍守備。有收支兵馬錢糧之責。其衙署未便建於島上。且水師官兵。首重巡洋。原不應常川安居內署。所有該守備衙署。應請仍循舊制。毋庸改建。

一原議另造水師戰船。以資操防一條。查東省水師三汛。
舊有趕繒船十隻。雙篷船船二隻。每年并兵出哨。又添雇
商船八隻。隨同官船巡哨。前撫臣以官船體質重笨。駕駛
不靈。雇用商船。又以北洋非同閩粵沿海商販。素無堅厚
船隻。亦不能多載礮械。因奉
旨發閩粵省造船圖說。就中擇在籍戶部員外郎許祥光所造船
式。取其有風駛帆。無風打槳。請
敕下兩廣督臣代造八隻。查臣前在粵省。親見造此船時。原議每
大船一隻。用此船二隻。以為內海策應之用。故上層安礮。
下層設槳。其槳門去水甚低。用之內洋。掉轉靈捷。若外洋

風浪高掀。即浸入槳門。是此船之利於內洋。而不便於外海也。山東北洋風勁。距岸五六里。即浪湧數尺及丈餘。且由廣東送至山東。更須遠涉重洋。實屬不能駕駛。前撫臣披圖立論。原未見該船駕駛情形。臣既身親目擊。未敢稍事遷就。茲臣試驗東省現在戰船。誠嫌拙笨。商船又不能多載礮位。且籌備海防。不造戰艦。僅雇商船。實非經久之計。臣與登州鎮道及水師員弁。再四熟商。博採眾論。舊有戰船各船。弁兵習用已慣。且與北洋相宜。今造新船。長短廣狹。似宜悉循舊制。惟船頭改尖。船尾改寬。通船板片加厚。船旁大木加麤。尤求堅固。以耐風浪。舊船載礮較少。弁

兵放礮之處。露身於外。別無遮護。今擬兩旁多開礮門。頭尾各安千斤大礮一位。兩旁安千斤及三五百斤大礮十位。各船艙密排鳥槍擡礮及劈山子母等礮多位。仍參用粵船制度。於礮位之上。安設護板。使礮手在下。藉以遮蔽。舊船行動。惟藉風帆。今亦仿粵船大八槳之制。前後酌加八槳。風力不足。亦可藉槳以施人力。稍變前規。無事改作。足收駕輕就熟之效。至舊船向係委員赴江蘇上海縣民廠修造。該處工匠。具悉形制。新船亦可赴上海照造。先令造成四隻。撥歸新設北汛水師駕駛巡哨。如果合用。或再添造數隻。或俟舊船屆期拆造。一律照新制更改。隨後分



別酌辦。如蒙

俞允。即由臣遴選精細幹練之文武委員。酌定限期。與船上添配礮位。一併確估價值。另行專案奏明辦理。新船未成之時。水師出洋。仍暫雇商船。俾免貽誤操防。

一原議慎守礮位。嚴定操演章程一條。查登州府現存千斤以上。至八千斤大礮七十四位。威遠等礮一百五十五位。前撫臣原議於登州府北門內。建設礮局。將海岸新舊大小各礮。盡行收貯。專派登中營遊擊監管。每年冬令商船停行之際。將各礮運至海灘。由登州鎮臣傳集水陸將弁兵丁。按十日一次。輪流施放。其運動之費。修整之資。及

常操火藥。籌及經費。覈實支銷。臣查器不用則易壞。兵不練則易弛。各礮製造匪易。自未便常置海灘。聽其日久荒廢。應請照原議辦理。惟裝藥實放。既糜經費。而一放即止。其功間斷。臨陣之時。仍恐倉皇失措。難期有準。現在各礮。經臣查照廣東式樣。另議製造礮架。安放滑車。其推拉運動。掃膛裝藥。入子描頭。皆須豫為排定。臨時疾徐先後。各有次序。各有責成。使數人共舉之事。如出一手。方能有條不紊。東省弁兵。於此等緊要肯綮。尚少傳授。臣面向各將弁指示演法。定以每年逢冬令操旬實放。其平時則限以三日一次。輪流空演。不准一次間斷。久而機括嫻熟。自有

得心應手之妙。

一原議臨敵機宜。當隨機應變一條。前撫臣以登州府城。逼近海口。前路除洋面交鋒。別無施展之地。其他口岸。則皆平沙曠土。無險可據。議請勸諭居民。圍築土堡。堅壁清野。以守為戰。集我兵力。專顧郡垣。若處處隘口。層層顧慮。則兵力易分。而緩急轉無所恃。今臣由青萊至登州。經歷三府。一路詳勘各州縣海口情形。洋面開敞。地勢平坦。其村鎮去海面有三五里者。有七八里者。有十餘里。及二三十里者。雖不盡深水。而上下千餘里。夷船處處皆可闖入。實屬防不勝防。守不勝守。而登州府城懸插海口。形同孤

注。徧考各省濱海郡縣。實無似此危險之區。前撫臣議以堅壁清野。專力郡城。蓋就地形兵力。不能不為此舍輕顧重。自固根本之計。臣與所屬文武各員。再四熟商。亦僉謂舍此則兵分勢散。戰守更無把握。惟事機變遷。成規不可拘守。前撫臣亦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受恩深重。惟當竭盡智力。設法周防。斷不敢豫存成見。專顧府城。是在臨時相機酌量辦理。期於兩免貽誤。

一原議訓練水陸弁丁。宜令精習火器一條。查籌備海防。首重軍火。前撫臣議請登州鎮各營弁兵。無論馬步戰守。總以騎射可觀。而又能兼習大礮者為上等。考缺拔糧。皆

以此為去取。他如劈山威遠鳥鎗等各項槍礮。均令弁兵多習多放。不專以弓箭為能。水師弁兵。在船放礮。更較陸路難期有準。考校水兵。亦以此為程式。此實近日練兵切要事宜。應如原議。責成登州鎮臣認真督率將備。按期訓練。明示章程。仍由臣隨時考覈。分別勸懲。以收實效。

一原議沿海島嶼。臨時分別徙守一條。查登萊青三府。沿海各島。有井水柴薪田園廬舍者。三十二島。夷船北駛。皆須防其占島掠取薪水。為久持之計。且其地多屬孤懸海外。防島更難於防城。前撫臣原辦防堵章程。地非衝要。夷船不能遽至者。議令臨時塞斷上岸道路。團練島民以自

守。其煙戶無多。重洋遠隔。人力難施者。則令地方官多雇商
漁各船。分島停泊。一有警報。即令島民挈貲內渡。其地通
陸路。易於扼守。又為海船收泊口岸。則分兵固守。以杜侵
軼。至撤防之後。守島各兵。與雇備船隻。均已裁撤。原奏內
聲明此時夷船不至。民皆安居樂業。設議遷避。人戶眾多。
內地難以安插。若議分兵守衛。又慮曠日持久。經費不貲。
委屬實在情形。臣就各屬呈到各島圖說。遴派熟諳洋面
之水師千總周耀廷等。分赴各島。周歷履勘。查明各島相
距自三五里至數十里不等。水深自四五托至二三十托
不等。亦有探不至底者。其烟戶自數家至二三十家。並有

二三百至五百餘家。現俱耕鑿相安。兼有讀書入泮者。若於無事之時。遽議分徙。實覺安土重遷。似祇可仍循原奏辦理。庶可節糜費而免紛擾。

一原議籌備俸餉。並各項經費一條。前撫臣原摺增設水師官兵。覈計俸餉養廉馬乾米折等項。無閏之年。需銀九千六百餘兩。有閏之年。需用銀一萬三百餘兩。請動用驛站項下裁減水夫工食等款。其巡洋經費。添造戰船。添雇舵工水手。添蓋衙署。備置礮位器械。水操火藥。及沿海所貯礮位。隨時修整操演。各項需用。現在約需銀七八萬兩。常年用款。需銀一萬四五千兩。請動用東省官紳捐輸海

疆經費銀兩。並於此內酌提銀十四萬兩。發交運司。擇殷實妥商。按月一分生息。以備歲支之用。臣通盤籌計。原奏所指。皆係必不可少之款。惟造船一款。原議由廣東代造。每船一隻。僅需工價銀五千兩。今改由東省委員赴江蘇上海製造。需用工價。尚難懸擬。應俟奏准後。參酌東省舊有戰船拆造價值。另行覈實估計。報部辦理。至常年用款。非籌生息。司庫別無閒款。可以歲歲酌提。惟發商一節。臣恐東商疲累。息銀不能按時取用。與前署運司王鎮現任運司方濬悉心討議。體察通綱情形。滯銷口岸。雖多累商。而暢銷之地。殷商尚居其半。歷年正課帑利。完繳無誤者。

正不乏人。從前發帑生息。不分股乏。通綱分派。故有延欠之弊。今帑本為數無多。專擇殷商酌發。按引提扣。不致貽誤。應請均如原奏辦理。

一原議添設府倉。以實軍儲一條。查登郡僻處海濱。地瘠民貧。戶鮮蓋藏。終年民食。半資奉天糧食。由海道接濟。前撫臣慮及海上有警。商船不至。憑城固守。眾口嗸嗸。不戰自潰。議請添建府倉。以實軍儲。是足兵先籌足食。洵為戰守要策。其原奏內稱添建倉廒二十餘間。以捐輸海疆經費。發商生息款內。每年酌撥該府銀一二千兩。按照時價。買穀貯倉。期於積至五萬石為止。均請照議辦理。惟登郡

海濱窪下。地氣潮濕。貯穀過多。易致黴變。應飭該府察看情形。如須分貯。隨時詳明酌辦。以重軍儲。

一議照廣東式樣。添造礮架礮子。查山東新鑄大礮。自一二千斤及六千斤八千斤不等。演放聲音洪大。尚能推堅致遠。惟現存礮架無多。且質體笨重。旋轉不靈。其餘無架者。即安放平地。臨時難以運動。臣在廣東。見新造礮架式樣合宜。今攜來圖說。與文武各員。公同參酌。皆稱得用。蓋其制就礮身之長短。使架短於礮十分之四。施放時將礮口推出礮門之外。既免震動牆眼。且高低靈便。易有準頭。兩旁用夾枋二塊。枋外前後鐵圈四箇。均套轆轤滑車。推

拉時。只用數人牽曳車繩。礮車自能出入合式。既省人力。又極便捷。應令就現有礮位。逐一添造齊全。不惜工價。期於堅實適用。至東省現用礮子。其合縫處有線痕一道。橫梗中間。轟擊時即形滯礙。且礮身既大。膛口亦寬。礮子亦宜加重。與礮口配合。現用礮子。仍係舊式。故施放即遠而無准。應令改造大礮子。並將合縫線痕。打磨光淨。惟礮子過重。又慮不能致遠。廣東所造大礮子。多用空心。模大質輕。又有將空心礮子。煉成熟鐵。分作兩開。中裝細鐵火藥。仍舊扣合。無異尋常礮子。至出礮則一觸即行炸烈。四面飛擊。一礮可得數礮之用。其餘一切礮具。均應隨時講求。

不厭精詳。應由臣遴委實心武弁。授以做法。如式製造。所需工價。多為則例所不及。應與添造礮架工料。按照時價。另行覈實估計報部。請於官紳捐輸海疆經費內支銷。

一議就府城形勢。依山建臺。伏藏兵礮。以為後路策應。查登州府城。西南環山。東北面海。北門外之水城天橋口。前曾建有礮臺一座。逼近海面。安礮無多。西門外查有礮臺舊基一處。雖距海稍遠。而地非扼要。僅能當西面一路。該夷船礮。既難與之洋面交鋒。則濱海口岸。孤懸一臺。寥寥數礮。非惟不能制勝。適為夷人所輕。誠如

聖諭。三年來專顧海口海岸債事者。誰不知之。此因地制宜。亟須

籌後路之策應也。臣詳查郡城形勢。北面正衝大洋。實屬無地施展。惟西門外距城三里之紫荆山。地當高阜。不顯峯巒。其山勢西北高於東南。登其上。則郡城四面情形瞭然在目。實為全郡要隘。其西北之西山口與長山島對峙。聞二十年間。夷人曾由此登岸。故歷年調兵防堵亦於此地列營扼守。而兵礮顯露。設被夷人全力撲攻。究屬危險。今擬於此山防守。不必明設礮臺明立營盤。但就山勢平寬之處。約地十畝餘。建立高臺。四面排築三合土圍牆臺下暗藏兵礮。臺上建蓋廟宇。便夷人由海上瞭望。但見有廟。不知有兵。我兵即可潛伺動靜。夷人若由西山口撲岸。

則突出橫衝。可以斷其西北來路。若由西山口轉折而南。繞攻西門。則從旁夾擊。亦可以斷其南路。若夷人徑由正北進撲郡城。則臺上開礮。據建瓴之勢。直擣其背。使之站立不住。或分兵以橫擊之。亦足使其腹背受敵。是據一要隘。而聲東擊西。面面皆應。且以我籌備後路之兵。轉而為攻賊後路之用。似較專顧海岸甚為得力。臣已向該道府縣。指示地勢。即飭集料鳩工。趕緊估辦。所需工價。應請准於官紳捐輸海防經費內。覈實報部開銷。

一議慎選將領。以固軍心。查各營馬步戰守兵丁。月得例餉。僅敷養贍。至眷口多者。尚有饔飧不繼之虞。故差操之

餘。半藉別項傭趁。以資餬口。而副參遊守以及千把。往往
役使兵丁。視同僕隸。攤派兵丁。視為常例。平居無事。名分
相臨。雖怨而不敢議。雖怒而不敢犯。一旦遇敵。則勢隔情
睽。孰肯舍身効命。況又將領先士卒而逃。士卒安得不棄
將領而潰。此近日官兵之不足恃。而積弊之由來久矣。臣
入東境。由兖赴省。由省赴登。經歷兩鎮。見各營弁兵。漢仗
雄壯。十居七八。各項技勇。亦有出奇制勝者。據此情形。東
兵尚屬可用。惟將領各員。賢否優劣。尚待詳察。現惟申明
軍政。諄切訓誨。禁止役使。革除攤派。先就臣標推及三鎮。
務使馭兵之將。與士卒同其甘苦。共其寢食。疾病相撫摩。

死亡相矜恤。然後肅以紀律。嚴以隊伍。有不率者。裁而去之。使領隊之長。自擇其子弟。及素所親密之人。舉為同伍。期於合營之士。非親即故。自能緩急相救。休戚相關。即勢所謂臨陣須用父子兵也。規模既定。徐察武弁中之廢弛苛暴者。無論職分崇卑。擇尤嚴懲。其訓練有方。愛惜士卒者。破格保薦。庶幾將與兵情意相聯。兵與兵亦氣脉相屬。臨敵指揮。自成勁旅。

一議慎選守令。以固民心。今之戰守者。率曰用兵不如用民。征調之繁。不若團練之易也。抑知臨事欲用民力。在平素先得民心。守令不得其人。民之視官。猶越人視秦人之

肥瘠委而去之。猶是良民。至不逞之徒。且有乘隙內訌之虞。臣曾任山東守令。習見齊魯之民。似悍而直。似詐而愚。省東之登萊青。較省西之兗沂曹。其風俗尤為椎魯。官其地者。正不必修教虛文。侈談王道。但能於漕米錢糧。取民有節。詞訟盜賊。緝審克勤。事事以身先。視民事如己事。即已萬口歡騰。稱為好官。奉之若神明。愛之如父母。設有緩急。勸捐經費。民即信其不飽私橐也。團練鄉兵。民即信其為我捍患也。以東民之強健。而結以效死弗去之心。雖下邑彈丸。何難自成一隊。臣由省來登。一路接見府廳州縣。詳詢政績。徧採官聲。開誠布公。面為策勵。並留心查看賢

否。容即力加甄劾。固知人才難得。未能求備一夫。而考課

必責實效。舉措必示公平。賢者奮興。不肖者企及。則守令

無失職。而民心可期固結矣。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

甲申。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耆英奏。竊𢜔前於大庾縣途次。將接受關防

緣由。恭摺具奏在案。𢜔旋於途次。風聞粵中士民。志存報

復。不肯與㕒夷互市。該夷藉為口實。即欲在香港設立馬

頭。希圖華商往來販運。將來出口入口貨物。稅皆出於華

商。該夷竟可坐享其利。伊里布因與

國計民情夷務。三者皆有窒礙。憂思成疾。以致出缺。竊伏思前此奕山在粵。與該夷接仗時。粵中士民。異口同聲。願請息兵安民。人所共知。並非捏飾。何以於該夷受撫之後。轉思報復。若不先清其源。必將利權盡使夷操。五月初七日。行抵廣東省城。接晤督臣祁墳撫臣程矞采。及臬司黃恩彤。侍衛咸齡等。詢悉粵中風氣。搢紳之家。皆係讀書明理。守法奉公。惟市井小民。嗜利尚氣。好鬬輕生。又係通洋馬頭。五方雜處。多有造言生事之徒。從中煽惑。藉以漁利。從前粵中習俗。既資番船為衣食之源。又以夷人為侮弄之具。該夷敢怒而不敢言。飲恨於心。已非一日。近日夷情不

能再如從前之受侮。設有一言不合。即彼此欲得而甘心。

遂有上年十一月間。焚搶洋行之事。其實皆係無賴游棍。

及俗名爛崽等輩所為。一經查拏。旋即逃散。民夷兩相疑

懼。儻辦理稍有未協。必致重啟釁端。耆當即會商祁𡎴等。

一面照會𠸄酋。告以耆現已抵粵。一切皆照原議條約辦

理。先破其香港通市之謀。一面曉示粵民。諭以利害。現已

接有𠸄囒喳覆文。情詞極為恭順。數日以來。民間亦無動

靜。並因夷目嗎禮遜。現在借寓十三行。聽候信息。即飭黃

恩彤咸齡宣示

皇上恩信。與之酌議貿易處所。已允遵照舊章。泊船黃埔。不敢膠

執在香港交易之請。仍俟接晤嘆酋。即可定議。惟該夷原
有夷館。已於上年焚燬。或於原處建復。或須擇地另造。必
得再行細察民隱。因勢利導。順其性而遂其生。方能定見。
至稅餉章程。已蒙
恩准在於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通商。即應通盤籌畫。一
律徵收。以裨
國計。未便在粵言粵。稍有參差。致多趨避。惟稅餉雖有定例
可循。而例徵正稅。本屬無幾。日久弊生。規費逐漸加增。在
雍正乾隆年間。節次清查。將規費改正歸公。有作為正稅
報撥者。有留為經費支銷者。行之既久。陋規漸又加增。幾

將無所底止。華夷各商。咸受其累。是以上年該夷就撫之初。諄諄以裁減浮費為請。追伊里布到粵後。飭令該夷開出浮費數目。則稱向由洋行總除總算。無憑查開。復經責令洋商約畧開出。交給閱看。該夷又稱此等費用。不應官為過問。其正稅及改正歸公之規稅。又多議刪議減。雖經督臣祁𡎴督飭黃恩彤等。與之往返辯論。尚未定局。嗣會同督撫諸臣。詳覈各關例案。體察現在情形。內有今昔時價不同。必應酌量加減之處。惟加則必須正稅與歸公規費。一律並加。減亦如之。庶不致辦理掣肘。其例外浮費。原不難徹底查明。全行禁革。但射利之徒。營私玩法。一經查

出款目。必將視為例所應得之款。奸胥猾吏。又從而勒索之。其勢必致於費上加費而後已。從來清釐積弊。另定新章。大抵如此。不獨關稅一事為然。似不若將正稅及歸公規費。議定數目。歸作一條編征。分款解支。其例外浮費。即據該夷不應官為過問之語。無庸過事搜求。但須嚴飭行棧胥吏人等。不准絲毫需索。如此。則大綱既定。其餘不難迎刃而解。夷既不敢畏難將就。貽誤大計。亦不敢稍存成見。啟釁目前。惟有與督撫諸臣督飭黃恩彤等和衷熟商。安輯民夷。務求於俯順夷情之中。仍不致令民解體。庶與

國計民生夷情。三者皆有裨益。以仰副

聖主綏靖海疆懷柔遠人之至意。

耆英又奏。再准軍機大臣密寄。四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撫夷等內應給銀兩。除壬寅癸卯二年。業已照數給發外。其甲辰乙巳丙午年撥解之款。原約內本有交不足數加息之說。著耆英與該酋會商定議等因。欽此。竊伏查撫夷銀兩交不足數。每年每百圓加息五圓。本有成說。容竊於稅餉定議後。酌量情勢。再與要約明白。總期操縱由我。以期轉輸無虞。

硃批。妥為之。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行抵粵東。體察夷情。極為恭順。現在會同籌議餉稅等語。該夷欲在香港通市。希圖擅利。業經耆英飭令

黃恩彤等宣布恩信。已允遵照舊章。泊船黃埔。不敢膠持前說。
俟書英接晤該酋。即可定議。其稅餉章程。必須通盤籌畫。五處
皆歸一律。不可稍有參差。所稱擬將正稅及歸公規費。議定數
目。歸作一條編征。分款解支。例外浮費。無庸過事搜求。並嚴飭
行棧胥吏。毋許需索等語。現當酌定稅則之初。此事尤宜斟酌
盡善。不至日久弊生。庶使華夷均可相安無事。該大臣務當會
同祁𡌴等悉心籌度。因勢利導。總期於民隱夷情。兩無窒礙。方
為不負委任。